



## 双抢

楚国良

双抢的故事，就发生在每年的七月底，抢收早稻、抢插晚稻。

记得小时候，一到“双抢”农忙季节，母亲一早就把我从被窝里叫醒，叫我去田里割成熟的稻禾。我从清凉的席子上爬起来，揉揉还没有睡醒的双眼，拿着母亲递给我的割禾刀，去大田里和生产队的社员一起割稻禾。山丘间的水田里，那金灿灿的早稻，低着头，十分害羞的样子。早晨的露水沾在稻谷上，湿漉漉的，金黄的稻叶上也沾满了水珠。

我跟着大人们割稻禾，露水打湿了我的衣服。我把一兜兜稻禾割倒，一把把地堆在田里。割稻禾是力气活，也是技术活。左手握着稻禾，右手用刀猛割，一次割一兜，大约割五兜就是一把。割稻要特别小心，稍不留神，禾刀就会割到手指上，鲜血直流，钻心的疼痛。

早晨割稻禾，是为了上午打稻做准备。一般割到八点左右，就收工回家吃早饭。吃完早饭后，生产队有力气的男社员，负责打打稻机。他们把打稻机抬到水田里，装上打稻机盖板后，两个男社员走到打稻机上用力

踩打稻机踏板。轰隆！轰隆！打稻机不停地响着，男劳力就开始在打稻机打稻禾。一粒粒金黄的稻谷脱落，落在打稻机后面的木桶里。装满一木桶，就有出谷的劳力把稻谷倒出来，装进箩筐里。

踩打稻机是最辛苦的体力活，必须四个男劳力轮流来踩。在红火烈日下踩一上午打稻机，没有一个人的衣服是干的，全是通身湿透。

回到家，吃完中饭，休息两个小时左右，生产队的社员都集中在晚稻秧田里扯秧，下午就是扯秧插田。晚稻秧苗比早稻秧苗长且粗，扯完秧后，大家浩浩荡荡地去刚翻耕过的早稻田里，插晚稻秧苗。一般不打“木挂子”，大家随手插，看谁插得快，争先恐后，一派热闹开心的劳动竞赛场面。

我们那里有一句农谚叫作“早稻插田不过五一，晚稻插田不过八一”。这是老农们的农作经验，所以每年的“双抢”其实是农民们在和时间抢饭吃。

半个月的辛苦劳动，换来的是半年的粮食。这就是我记忆最深的“双抢”故事，儿时的“双抢”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回忆。



## 拌禾

四月天

我的家乡，管收割水稻叫拌禾。对于拌禾特别是夏季的那场蓝天烈日下的战斗，每每忆及，都会升腾起一种虔诚而神圣的情愫。时间从天刚蒙蒙亮开始，舞台是大片的稻田，道具是简陋的拌桶和锋利的镰刀，背景是不远处没被太阳照亮的青山，角色是我们这支男女老少组成的队伍。

最先下田的是女人。她们选定稻田的一个角落，弯腰挥镰，两手不断挥舞，一把把稻禾迅即排成了队。

男人们下田之前，往往会望着这丘田议论一番，看有多少亩产。我的父亲总要捋下几粒新谷子，放到嘴里咀嚼咀嚼，像率先品尝收获的愉悦，发表一些将来要是有机具拌禾多好的言论，增添了不少对未来的向往。

靠人力操作的拌桶不知被谁率先踩动，发出一种跌宕起伏、又令人心烦的声响。不！应该说是一支激昂厚重的收割曲。

这支收割曲一经奏响，拌禾进入一种与体力耐力赛跑的状态。女人们割禾你追我赶。我们孩子有时也加入杀禾行列。只是，弯不了多久，会感到腰酸腿痛，头晕眼花。一不小心，将自己的手指划出血来，让大人们看得心痛。这孩子只能干点拾禾穗的轻活了。

男人们呢，青壮的几个在拌桶上，一面将拌桶踩得飞转，一面不断从我们手中接过禾把，进行脱粒。年长的几个，在后面的桶中将稻谷撮到箩筐里，轮流着往一两公里远的晒谷坪里搬运。

当初，我们以为，青壮的男人站在拌桶

上，不要在泥水中跑来跑去，也不用弯腰，似乎应该轻松一些。上去试试的时候，三下两下，就气喘吁吁了；踩拌桶的脚，变得不听使唤，像随时可能摔到里面去。领教之后，终于明白，那活儿远比想象的艰难。他们脸上不断往下滴的汗水和身上湿透的衣服便是明证。

临近中午或是下午开初的那阵，太阳是一团悬在头上的炭火，不断烧烤。脚下还有滚烫的稀泥浊水。衣服早成一片粘着泥色的透湿，脸面也被泥迹妆扮。当然，谁也不会去理睬。这场热火朝天的拌禾，完全有一种虎口夺粮的味道。何况后面还有同样重要的秋插，哪容得大家有半点懈怠？

说真的，农活中最艰苦的，莫过于拌禾了。四五天下来，一个个会变得腰酸腿痛，会出现累累伤痕……大家都得挺住。掐指一算，忙上十天半月是常事，长的要20多天。那是填肚子的大事，季节不等人，任务又那么重，大人们心里能不急吗？

当然，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前行，这一切早已成为往事。机器逐渐担当起拌禾活动的主角。早几年，老家的二哥购置了一台中型收割机，一两天就解决自家几亩田的问题，还能解决别人家一百多亩的收割，挣回一定收入。可惜的是，父亲因病早已不在人世。要不然，他站在田边，看到那时的希望成为现实，他会何等兴奋！

## 军营随想录

陈志勇

### 军营

直线加方块的韵律  
弹奏出一支牢不可摧之曲

### 列队

无数点的汇集  
构成一块有力的方阵

### 军礼

威严的手势  
崇高的敬意

### 刺刀

合上，似月光一派宁静  
弹出，如山隼一般英勇

### 子弹

冲锋陷阵的呼啸勇士

### 腰带

扣紧的是排山倒海的力量

### 岗哨

军营里  
一双警惕的鹰眼

### 口令

辨别真伪的试金石

### 番号

阿拉伯数字的神秘组合

### 军犬

也以士兵的形象服役  
无言的勇士

### 炊事班

锅碗瓢盆交响曲  
是部队从胜利走向胜利的  
坚强保障之音

## 歌唱

谢国凡

本来我非常地自闭，多说一句话也会脸红心悸。火热的军营唤醒了我的激情，终生难忘啊！我的第一次歌唱——竟是新兵晚会上的救急。不意中一段花鼓戏居然唱得回肠荡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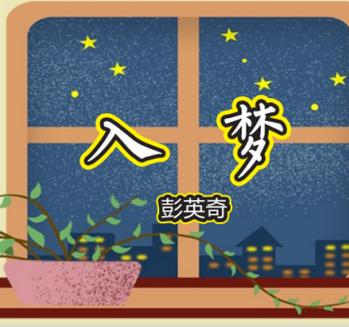
从此我成了军营歌手，绿色方阵里释放歌声的魅力。矫健的身躯挥舞青春的臂膀，歌的海洋里挽起热血潮汐。日落西山踏歌凯旋，行军队列里士气洋溢。

军营给了我青春的歌喉，甜美的歌声绽放杏园花季。春风化雨桃李烂漫，阅兵大典唱响时代的旋律，处处飞歌和谐的芳草大地。我歌唱军营——我的精神摇篮，纵情歌唱是我永远的军礼！

山中已盛夏，空冥湿花雨。亲爱的爷爷，我又想您了。您离去已经很多年，可是每次想起，我仍是潸然泪下。我想，您一定听得到我所有的想念，要不然，您怎会常常入我的梦来？

我梦到过您穿着新布灰黑色夹克衫参加区里的教师大会。您端坐在靠椅上，面容白皙，眼眸清亮，眉宇间神采飞扬——那时候的您，是否就是那位随手画出中国地图、世界地图，讲课不用翻书本的中学地理老师？

我也梦到过您沉寂在一张厚重的大木板上，周围昏暗得什么都看不清。梦境那般祥和，您以宁静的沉默回应着我。是啊，您一生恭谨善良，在人间葆有着那般仁厚的温和。



彭英奇

从出生起，我就是您放在心尖上疼爱的那个宝贝。您翻阅古籍给我取名字；亲手给我做精致的摇篮小蚊帐；幼年时，每到星期六，您会早早出发走上几里路来迎我回家，常常来得太早，便等上几个小时。远远地看到了，伸长了手臂把我抱在怀里，脸颊上亲亲，一路抱回家去。您知道吗，现在我蹭着我儿子的小脸左亲亲右亲亲的样子像极了那时候的您！流淌在血脉里的亲情，您的爱就是源头。

后来，您中风了。每每回想，总看到您拄着磨得发亮的胡桃色拐杖，待我和妹妹洗漱、拉撒，哄着我们一颗一颗喂吃宝塔糖，挪着一瘸一拐的步子领着我们去几里之外的耒子塘买糖吃。回来的路上，遇到村里两个顽劣的男孩子，隔着几丘田朝我们嘲讽着唱了一路：叭子叭，叭子叭……我们气得握紧了拳头。您说，不要跟粗俗无知的人计较，也用不着生气，更不用还回去变得和他们一样，当作没听见就是了——爷爷，后来的许多年，当我听到扭曲的嫉妒、恶意的诋毁，甚至迁怒的谩骂，您说过的话就一遍一遍在心里回响，您手里的拐杖变成了我心里的拐杖，让我学会涵养德行，宽以待人。

再后来，再回老家，您已经躺在病榻上。我说话给您听，喂您水喝，离开时，您鼓足了劲儿，振奋着精神目送我。爷爷，如果您等得到我长大，我一定会像您照顾小时候的我一样照顾您。那些琐碎的日常，那些沉积于生活的烟火，在那一点一滴中，您教会了我怎样把关切和耐心给予身边的人，怎样让仁爱和深情充盈我们的一生。

长大后，我常常想您，想您的一生。听说您为师时的兢兢业业一丝不苟；听说您一辈子为人忠厚，磊落坦荡——您是一个朴素的老实人。这种“老实”，植根在几代人的血脉里，挣不脱，甩不掉，也改不了；这种“老实”，成为我们后人在这繁芜冗杂的世界上安身立命的根基。我想，提醒我们保住初心，告诫我们延续爱与责任，就是在这岁月里追思和缅怀的全部意义。

## 上帝，求求你

危丹

给我一个爱的期限  
我不奢求生生世世  
十年就够了  
用十年编织一个童话  
足以让爱人回味一生  
这就够了

我不想死 我想活着  
我想和他一起好好活着  
可是自欺欺人的把戏  
在现实面前无处遁形  
我不闹了 不喊痛了  
再给我十年的时间好吗  
上帝，求求你

## 荷花情

刘斌

荷叶田田，水面清圆，举起重碧颜色。接天碧波，层层荡漾，摆动江南丝绸的轻盈，泛起唐诗宋词的厚重。山水的灵秀欲盖弥彰，呼之欲出的是荷花别样的红。

长风踏浪而来，钻进荷杆的笛孔，吹奏清越的乐曲。一丝丝惬意，悠长似山涧的流水，让伊人沉醉，不知归去的路。小鱼儿寻着乐声，误入荷叶深处，索性在东南西北中游戏。一片片荷叶摩肩接踵，亦舒亦卷，如盖如梭。迎着风，碧玉搔首，羡慕浅水中嬉戏的鸳鸯。自在的蜻蜓，振动彩色翅膀，抖落无边的依恋。

晨光里，露水在荷叶上苏醒。荷叶翡翠一样的绿，过滤了黑暗淤泥，让每一个水滴晶莹新鲜。圆圆的水滴在绿色的波心里荡漾，以盈盈碧波，一个凝眸凉透到心坎。露水哗啦啦从荷叶上滚落，那是喜悦的心跳。一行白鹭惊起，直上青天。

夏夜，月光如银针泻落，在荷叶上编织锦缎般的涟漪。荷塘月色清静不染尘埃，是梦里的甜美。一片蛙声，躲在深处，打碎了荷塘的馨香。在微微的晚风里，不知身在杭州还是汴州。撑一杆篙，催不动荷塘轻舟，压着满天星河。

荷花田田，一朵朵亭亭玉立，是一句句袒露的心语。红色的蕊蕊，天真任性，触模万紫千红的繁华，敲响三秋桂子的馨香，把自己生命的芳华灼灼燃烧。

荷花是慈爱的坐台，每一朵都是纯净的心灵。

荷花是浪漫的色彩，每一朵都是灿烂的情缘。

荷花是无尘的芬芳，每一朵都是清辉的梦想。

红白的花瓣，是少女透亮的手掌，荡起青春的小船。金色的花蕊，是情人温柔的细语，点燃西窗的烛光。

粉嫩的莲蓬，是新娘娇羞的面容，掀开幸福的盖头。

是那无语的藕根，在混沌里，让荷花不染地玉立。

是那张扬的荷叶，在阳光下，让荷花蓬勃地圆满。

是那真诚的莲芯，在生命里，吸收莲子所有的苦。

虽不是天山，但荷花盛开的心灵，拥有最美的雪莲。

## 南熏山

贺文春

一百年前，你仅仅是一座俊秀的山，藏着一个美丽的石洞。

一九二六年，一个神秘的组织在石洞孕育。神泉流经的地方，赤旗高展黑手高悬，那一颗颗红心铺就了满天的朝霞。

从此，你永不寂寞。抗日的烽火，解放的号角，始终与韶峰遥相呼应。

一百年传奇，一千个故事，融入青山绿水，滋润万年心田。